

RESIDENT EVIL  
ZERO HOUR

# 生化危机



零度时刻

[美]S. D. 佩瑞 (S. D. PERRY) / 著 谢幕娟 / 译

非  
外  
借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RESIDENT EVIL  
ZERO HOUR

# 生化危机



零度时刻

[美]S. D. 佩瑞 (S. D. PERRY) / 著 谢幕娟 / 译



Copyright ©2019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未经合法许可，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化危机. 七, 零度时刻 / (美) S.D. 佩瑞  
(S.D.Perry) 著; 谢幕娟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9.4

书名原文: RESIDENT EVIL-ZERO HOUR

ISBN 978-7-5155-1855-8

I. ①生… II. ①S… ②谢…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75795 号

RESIDENT EVIL: ZERO HOUR

by S. D. Perry

Copyright © 2013 CAPCOM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ITAN BOOK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9 © GOLD WAL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 生化危机 七：零度时刻

---

作 者	[美] S. D. 佩瑞
译 者	谢幕娟
责任编辑	包金柱 欧阳云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855-8
定 价	39.80 元

---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 100102

发行部 (010)84254364

编辑部 (010)84250838

总编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mailto: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电话) 18911105819

# 目 录

序 幕	1
第一章	4
第二章	16
第三章	30
第四章	45
第五章	57
第六章	72
第七章	84
第八章	97
第九章	110
第十章	120
第十一章	130
第十二章	142
第十三章	150
第十四章	156
第十五章	165
第十六章	175
第十七章	182
尾 声	185
作者简介	187

## 序 幕

火车微微摇摆着穿过浣熊市郊的森林，车轮撞击铁轨的隆隆声和着黄昏时的阵阵雷鸣。

比尔·尼伯格正在迅速浏览着名为“哈迪”的文件，公文包放在脚边的地板上。这真是漫长的一天，火车有节奏的摇摆令他感到放松。现在是晚上八点，该吃晚餐的时间了，但通常此时“黄道号”快车上差不多都坐满了人。这是安布雷拉公司的商务专列，安布雷拉花了大价钱将列车内部进行了古典风格的改造，餐车中的座椅上铺着天鹅绒的椅垫，上方悬挂着枝形吊灯——许多员工都会把家人和朋友带来感受这种奢华精致的氛围。车上也有一些陌生面孔，例如在雷特汉姆上下车的人，不过尼伯格敢打赌，他们中十个有九个也是受雇于安布雷拉的。如果没有这家制药巨头，浣熊市只不过是马路边上的一块荒地而已。

一个乘务员从尼伯格身旁走过，看到他的衣领上的那枚代表安布雷拉公司的别针，于是向他微笑着点点头。那枚别针说明他是这趟车的常客。尼伯格也向对方点头回应。这时，车窗外一道闪电划过天空，轰隆隆的雷声紧随而至，一场夏日暴雨即将到来。哪怕身处凉爽舒适的车厢中，也能感受到暴雨将至时空气中的那种紧张感。

我的外套……在汽车后备厢里？该死。他的车停在车站停车场的最远处，恐怕走不到一半就会淋成落汤鸡。

尼伯格叹了口气靠向椅背，再次将注意力转回面前的文件上。这些资料他已经看过多次了，但他希望将所有细节都熟记于心。一个名叫特蕾莎·哈迪的十岁小女孩参与了安布雷拉一项儿童心脏病治疗药物的临床实验。事实证明，这种药确实有效，但同时也可能导致肾衰竭，在特蕾莎·哈迪身上，这种副作用非常严重。她没有生命危险，但恐怕一辈子都要依靠透析维持生命了。目前特蕾莎家人聘请的律师正在索取巨额赔偿。这件事一定要迅速解决，特蕾莎是个弱不禁风、有着天使般面孔的孩子，极易令人产生同情，因此在她的家人将她领进满是记者和摄像机的法庭之前，他必须始终保持冷静，不做任何表态。尼伯格及其团队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是，既要令哈迪的家人对补偿条件满意，又不能让那个经常把“如果败诉就不用付律师费”挂在嘴边的难缠律师为所欲为。尼伯格在处理此类问题方面有着丰富经验，他相信自己在特蕾莎案第一次开庭前就可以彻底解决这事，而这也正是安布雷拉付给他高薪的原因所在。

雨点开始噼啪作响地敲打着车窗，简直像是有人冲着窗户泼水。突然，车顶传来几声闷响，尼伯格不由得抬头看去。这下可好了，八成是冰雹什么的……

又一道闪电划过夜空，照亮了森林最深处那座陡峭的小山。尼伯格看到山顶上有一个高大的身影靠在树干上，那人穿着一件长外套或是袍子，深色的衣摆被风吹得不停飘动。那人向着电闪雷鸣的天空举起长长的手臂——

——闪电的光芒暗淡之后，那怪异的犹如戏剧般的场景又没入了黑暗中。

“那是……”尼伯格刚一开口，便看到更多的雨水冲刷在车窗

外——不，那不是雨水，雨水里不可能有一团团黑色的物体，更不会扩散和裂开，还露出几十根针状的尖牙。尼伯格使劲眨了眨眼睛，不敢相信眼中所见，这时车厢另一端传来一个人的尖叫声。越来越多拳头大小、鼻涕虫一样的生物砸在车窗玻璃上，尖叫变成了哀号，刚才车顶上零星的撞击声现在犹如骤雨，整个车厢都是尖叫声。

不，不是冰雹，那声音不是冰雹！

尼伯格惊慌失措地站起身。当他走到过道中时，身后传来玻璃碎裂的声音，整节车厢到处都是玻璃破碎的声音，稀里哗啦的破碎声与人群恐惧的尖叫声混在一起，就连车外的雷声都无法掩盖。当车厢内的灯光熄灭时，一个又湿又冷的活物落在了尼伯格的后颈上，开始疯狂地撕咬吞咽。

## 第一章

直升机在黑漆漆的浣熊市森林上空盘旋。

瑞贝卡·钱伯斯笔直地坐在机舱中，希望自己看上去跟旁边的男人们一样平静。机舱里的气氛十分凝重，就像外面低沉多云的天空一般。所有的游戏和玩笑都在接到任务简报时停止了。这不是训练。又有三名登山者失踪了——这座森林并不大，也不算难走——但是过去几周里在这个城市发生的连环杀人案让“失踪”这个词儿有了新的定义。几天前，第九名受害者的遗体被找到了，遗体被野蛮地撕碎了，简直像是曾经被丢进搅拌机里一样破碎不堪。不断有人在浣熊市郊外被杀，被人或者其他什么生物残忍地袭击，而浣熊市的警察们却束手无策。最终，一个特种战术救援组（S.T.A.R.S.）小队被派来调查这次恶性事件。瑞贝卡微微抬起下巴，此时的她既紧张又自豪。尽管她的学位是生物化学，但由于出色的医疗技术，在不到一个月前，她以队医的身份加入了布拉瓦小队。

这是我的第一个任务。也就是说，绝不能搞砸了。瑞贝卡深吸一口气，缓缓吐出，尽量让自己表现得镇定平静。

爱德华给了她一个鼓励的微笑，萨利则靠过来亲切地拍了拍她的大腿。目前一切都还不错。尽管她聪慧勇敢，但毕竟只有十八岁，



看上去甚至还更小。她是 S.T.A.R.S. 自 1967 年成立以来最年轻的队员，也是前往浣熊市的布拉瓦小队中的唯一一名女队员，每个人都把她当作自己的小妹妹一般看待。

瑞贝卡轻叹一声，对爱德华回以微笑，又冲萨利点了点头。有这么一群勇猛的大哥哥照顾，也不是一件坏事——只要他们明白，必要时她也可以照顾好自己就可以了。

当然，还得在前面加个“我想”，瑞贝卡暗暗修正自己的想法。毕竟这是她第一次执行任务，尽管身体素质很好，但她的战斗经验仅限于模拟教学视频和周末作业。S.T.A.R.S. 实际上是希望她成为实验室里的研究人员，但作为队员她必须要有实战经验。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团队，他们这次的任务是搜索整座森林。如果找到了那个屡次袭击浣熊市市民的人或怪物，瑞贝卡则负责呼叫后援。

这时，北方的天空中亮起一道闪电，离他们非常近，随之而来的雷鸣声则被直升机的轰鸣声盖住了。瑞贝卡微微前倾身体，望向窗外的夜空。今天白天天气十分晴朗，但傍晚时却乌云密布，他们今天肯定会湿淋淋地回家了。不过夏天的雨应该不会太冷，瑞贝卡希望是——

轰！

瑞贝卡一心想着即将到来的暴雨，以至于一瞬间她以为那是雷鸣。但直升机开始猛烈颠簸倾斜，并迅速下降，机身发出可怕的咔嚓声，瑞贝卡感觉到脚下的地板在不停颤动。同时，一股焦糊混着臭氧的热气冲进她的鼻腔。

直升机被雷电击中了？

“怎么回事？”有人大喊。是恩里克，他手中端着霰弹枪。

“机械故障！”负责驾驶的凯文·多利大声回道，“紧急迫降！”

瑞贝卡连忙抓住身旁的支架，紧盯着同伴们，努力不去看窗外

不断逼近的树丛。她看到萨利收紧下颌，看到爱德华紧咬着牙关，而理查德和佛斯特也紧紧抓着固定在舱壁上的支架，眼睛里满是担忧和焦虑。前头的恩里克在大声说着什么，但引擎的声音太大了，瑞贝卡完全听不清。她闭上眼睛，试图想想自己父母的样子——但飞机剧烈地颠簸着，树枝刮擦着机舱外壁，发出噼噼啪啪的折断声，她根本无法思考，只得在心中默默祈祷。直升机在空中倾斜着盘旋，晃得他们头昏脑涨。

过了几秒钟，所有声音突然消失了，瑞贝卡差点以为自己失聪了，一切都停了下来。接着，她听到了金属的咔嚓声，那是引擎的最后一声喘息，然后是自己剧烈的心跳声，这时她才意识到他们已经降落了。凯文做到了，他们安然无恙地迫降了，连一丝震动都没有感觉到。

“大家都还好吗？”队长恩里克·马里尼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在一片肯定声中，瑞贝卡颤抖地点点头，表示自己没事，她还没从刚才的惊吓中回过神来。

“飞得不错，凯文。”佛斯特称赞道。其他人纷纷表示同意，瑞贝卡也由衷地感激凯文。

“无线电坏了吗？”恩里克摆弄着无线电的开关和旋钮问。

“看起来所有的电子设备都完蛋了。”凯文说，“肯定是因为那道闪电，虽然我们没有被直接击中，但离得非常近，很危险。”

“还能修好吗？”

恩里克面向着大家发问，看着通讯员理查德，理查德则耸耸肩看向爱德华——他是布拉瓦小队的机械师。

“我来看看吧。”爱德华说，“但如果真像凯文所说，是发送装置被雷击中，那我也无能为力了。”

队长微微点了点头，手指心不在焉地拨弄着胡须，思考眼下的

策略。过了几秒，他叹了口气说：“被雷电击中的时候我报告了情况，但不知是否成功发出了。不过他们应该有我们最后通讯的时间。这么久没有联络，他们会派人来察看的。”

“他们”指的是 S.T.A.R.S. 的阿尔法小队。瑞贝卡和其他同伴一起点头，不知道自己是该失望还是该庆幸。她的第一次任务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恩里克又摸了摸胡子，用拇指和食指理顺嘴角的胡须。“大家都出去吧。看看我们目前的位置。”

队员们陆续钻出机舱，在一片黑暗中集合。这时瑞贝卡才明白了自己当前的处境，他们能活下来实在是万幸。

在搜捕杀人狂的路上，乘坐的直升机竟然被雷劈了。瑞贝卡在心中惊讶地想。即便任务已经结束，这也是她所经历过的最为惊心动魄的事情。

空气潮湿闷热，大雨随时可能再次落下，周围一片漆黑。小动物在灌木丛中发出窸窣的响动。咔嚓两声，恩里克和爱德华打开了手电，检查直升机的损坏情况，光线划破了黑暗。瑞贝卡也从背包中拿出自己的手电，暗自庆幸整理装备时没忘记带它。

“你还撑得住吗？”

瑞贝卡回过头，看到肯·萨利（其实他姓萨利文）正咧着嘴冲她笑着。他握着自己的武器，一把九毫米口径手枪，枪口上指天空，这倒提醒了瑞贝卡他们来这里的目的。

“你们这帮家伙真的知道正确的入场方式，是吗？”瑞贝卡笑着回答萨利。

萨利大笑起来，白色牙齿在黝黑皮肤的衬托下闪闪发亮。“事实上，只有在新队员加入的时候我们才这么干，对直升机来说这是一种浪费，但我们也得照顾自己的面子嘛。”

瑞贝卡正想问警察局局长对这种多余的开销持什么态度——尽管她是个新手，但也听说过艾隆斯局长的吝啬作风——不过这时恩里克队长提着霰弹枪走过来，提高声音对所有人说道：

“好吧，伙计们。我们分散行动，调查下周围的情况。凯文，你留守直升机。其他人保持一定距离，我要确保这个地方是安全的。阿尔法队可能用不了一个小时就会到达。”

恩里克没有继续想下去。也许他们等待的时间会长得多，但对此无须过虑，眼下一切只能靠他们自己。

瑞贝卡从枪套中取出九毫米口径手枪，按照之前学到的方式小心翼翼地确认弹夹和保险的情况，同时注意抬高枪口，避免对着任何人。大家分散开来，检查武器、打开手电筒。瑞贝卡深吸一口气，径直走向前，用手电筒照亮前方的路。恩里克队长在几米外与她并行。林中起了一层薄雾，被手电光照亮后犹如幽灵一般。前方十几米处有个岔路口，其中一个岔道比较宽阔，只是在缭绕的雾气中很难看清。四周十分安静，偶尔会响起闷雷声，声音非常近，看来暴风雨马上就要到来了。瑞贝卡左右摇摆手电，在黑暗中来回扫过，突然好似看到了——

“队长，快看！”

恩里克队长走到瑞贝卡身旁，其他五名队员随后跟来，五道光束同时射向瑞贝卡看到的金属上——那条窄窄的小路上有一辆翻倒的吉普车。大家慢慢向吉普车靠近，可以看到车身上已有多处锈蚀，侧面还模糊地留着“MP（宪兵）”字样。瑞贝卡看到破碎的挡风玻璃下面有一团破烂布料，她不由皱起眉头，走上前看得更清楚些——她迅速将枪插回枪套，摸索着医药包，同时在吉普车旁半跪下来，这些动作几乎都是下意识完成的。然后她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血太多了。

有两个男性。一个被甩出车外，另一个在瑞贝卡面前的金发男子，半个身子被压在吉普车下。两人都穿着军装。他们的脸部和身体遍布撕裂伤，喉咙被深深地划开了。这伤绝不可能是车祸造成的。

瑞贝卡本能地去摸他的脉搏，触到的皮肤冷冰冰的，脉搏完全停止了。她又走到另一个人身边，情况也是一样。

“你觉得他们是不是从拉格桑来的？”理查德问。瑞贝卡看到第二具尸体摊开的手边有一个公文包，便打开公文包，同时听着恩里克的回答。

“拉格桑的确是最近的宪兵基地，但看看这两人身上的徽章。他们都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可能是从唐奈来的。”恩里克说。

公文包里有一叠文件，最上面放着一个带夹子的笔记本，上面夹着一份正式文件。文件左上角是一个英俊黑瞳男子的照片，身穿便装——显然并不是现场的这两个人之一。瑞贝卡拿起文件——看完之后她感到一阵寒意。

“队长！”瑞贝卡勉力站起身来。

蹲在吉普车旁对面的恩里克闻声抬起头。“嗯？怎么了？”

瑞贝卡将文件上的关键信息读了出来：“法庭判决书……罪犯威廉·科恩，前陆军中尉，二十六岁。7月22日，由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罪犯押送至拉格桑基地执行死刑。”这名中尉被控一级谋杀。

爱德华从瑞贝卡手中夺过笔记本，说出了她心里想说的话，声音里满是愤怒。“这些可怜的士兵。他们只是在执行押送任务，那个人渣杀了他们，然后逃跑了。”

恩里克队长又从爱德华手中拿过笔记本，快速浏览着。“好吧，大家注意了，计划改变。现在我们很可能要面对一名在逃杀人犯。我们分散搜索附近区域，看是否能找到这个比利（译者注：“比利”是“威廉”的昵称）的踪迹。保持警惕，十五分钟后回来报告。”

大家纷纷点头开始行动，瑞贝卡深吸一口气，低头看了看表，决定要表现得和其他队友同样专业。不过是独自行动十五分钟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十五分钟里又能发生什么呢？独自一个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森林里。

“带对讲机了吧？”

这声音吓得瑞贝卡差点跳起来，她转过身，看到高大的爱德华就站在她身后。这个机械师轻轻拍了拍瑞贝卡的肩膀，给了她一个微笑。

“别紧张，孩子。”

瑞贝卡也回以微笑，尽管她并不喜欢被人称作“孩子”。真的是，爱德华也才二十六岁而已。瑞贝卡拍拍腰上别着的对讲机。

“确认完毕。”

爱德华点点头，走开了。他的关心让瑞贝卡安心了不少。只要随时能和队友们联系，她就不是孤独的。瑞贝卡环顾四周，其他同伴们都已经走出视线之外了。凯文坐在直升机的驾驶座中，正在仔细检查她刚才找到的那个公文包。看到瑞贝卡的注视，凯文俏皮地向她敬了个礼。瑞贝卡冲凯文竖起大拇指，然后放平肩部，抽出手枪，朝着黑暗走去。雷声依然在头顶轰鸣者。

\*\*\*

艾伯特·威斯克坐在污水处理厂 B1 层的控制室里，房间里一片漆黑，只有六台显示器发出的微光。显示器的画面每五秒刷新一次，显示的是训练基地各层的实时情况，还包括工厂区和污水处理区的那两层以及两者之间的通道。艾伯特盯着那无声的黑白画面，但其实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一个刚刚刷新的画面上。一个三人小组——准

确地说，是两个特派员和一个直升机驾驶员——他们正沉默地乘直升机前往某个地方。他们看上去十分专业，彼此之间并没有说那些粗俗的玩笑，因此监控设备中播放的只是一片白噪声。很好，只要他们的脸还在监控器的黑白画面上就行了，而此时另几个监视器中显示的是倒在角落里的一具具惨不忍睹的尸体，那些感染者漫无目的的在走廊里来回游荡。就像几英里外的阿克雷实验室一样，安布雷拉的内部训练场及其附属设施也发生了病毒泄漏。

“三十分钟后到达，完毕。”驾驶员说话了，声音在昏暗的控制室里噼啪作响，听着有些模糊。

威斯克靠近屏幕说：“收到。”

又是沉默。等他们到了火车那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想而知……虽然目前通讯畅通，但最好还是不要说必要之外的话。在外人眼中的医药巨头安布雷拉实际上是建立在不为人知的秘密之上的，而公司高层也一向坚持隐秘主义。即便是完全合法的行为，也说得越少越好。

全都结束了。威斯克看着屏幕，漫不经心地想。斯宾塞庄园及其周边的实验室五月份就已经被毁了。白色安布雷拉对此事的公开解释是“意外”，实验室被封锁了，直到那些被感染的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不再具有“感染能力”。但终究还是出了纰漏。还不到一个月，噩梦又再次出现在了训练基地……几个小时前，安布雷拉的专列“黄道号”上也爆发了生化灾难。

也就是说，对实验室的封锁并没有起作用，病毒依然泄漏并扩散了，显而易见……不是吗？

显示器上显示出训练基地餐厅的图像，里面是一群感染者，其中一个正不停围着曾经华美的餐桌打转。它踉踉跄跄地走着，脑袋的巨大伤口正不断渗出黏液，但它看起来丝毫不觉得痛苦。它丧失

了一切感觉和记忆，也不知自己身处何处。威斯克将监视器的画面锁定在这个餐厅里，他靠回椅背，面无表情地看那个漫无目的丧尸。

“这或许是个阴谋。”威斯克轻声说。他无法确定。看上去似乎是意外事故——阿克雷实验室发生了病毒泄漏，之后又隔离失败。几周后那两个失踪的登山者很可能是死于某个或某几个逃脱的感染者，又过了几周，病毒再次在安布雷拉的另一个基地中扩散。某个感染者碰巧撞进了安布雷拉在浣熊市的另一个实验室，这种小概率事件的确有可能发生……但现在火车上又出现了病毒扩散。这就不能再解释为意外了。感觉像是……计划好的。

见鬼，要是之前我能想到的话，恐怕我也会这么干。威斯克已经花了很长时间为自己寻找出路，他早已厌烦了为那帮蠢货工作……他很清楚在白色安布雷拉干太久的话，对健康绝没有好处。现在，他们想让他带领 S.T.A.R.S. 进入阿克雷别墅和实验室，希望测试安布雷拉的生物武器在面对全副武装的士兵时的战斗力。万一他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在乎吗？他相信，只要数据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就不会不管。

无论是研究人员、医生还是技术人员——任何在白色安布雷拉工作十几二十年的人，最终的结局不是失踪就是死掉。乔治·特雷沃及其家人、马库斯·迪斯教授、达利斯教授还有亚历山大·阿修福德……这还只是失踪或死亡名单中的几个大人物。天知道还有多少小人物死无葬身之地，或者成为实验体 A、B 或 C。

威斯克的嘴角抽搐着。想想看，仅他所知的就有多少人！他自七十年代后期就开始为白色安布雷拉工作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浣熊市，亲眼看见过无数次实验，甚至还参与过很多次。是时候离开了……这次如果能取得高层要的数据，或许能卖个好价钱，获得一份体面的退休金。对生化武器有兴趣的机构可不止白色安布雷拉一家。



不过现在首要的是清理那些感染者。威斯克看着那个头上带着伤口的感染者被一把椅子绊倒，重重地摔在地下，心里琢磨着。训练基地与污水处理厂之间有一条地下通道，这些地方都要清理干净。

过了一会，监控器画面上的那个感染者又挣扎着站了起来，继续不知疲倦地游荡……他的右肩处插着一把餐叉，显然是刚才摔倒时留下的纪念品。感染者自然对此毫无反应。真是迷人的小病毒。威斯克确信，此时阿克雷实验室中的情况也差不多。从被隔离的实验室里打来的最后几个电话生动地描绘了 T 病毒的威力。那里也得清理一下……不过先得等 S.T.A.R.S. 去训练一番再说。

这会是一场有趣的对抗。S.T.A.R.S. 的实力很强——其中一半都是威斯克亲自挑选的——但他们还没有见识过 T 病毒。监视器里那个感染者就是最好的例子——感染病毒后，它失去了感觉，只是无意识地缓缓绕着餐桌转圈——但如果有人或其他生物出现，它就会毫不犹豫地发起攻击，因为病毒会不停地寻找新的宿主。这种病毒起初可以通过空气传播，但经过了长时间的变异，现在只能通过体液传播了。诸如血液、唾液什么的……那个感染者只是一个普通人，而 T 病毒可以感染所有生物，无论在实验室中的实验体还是当地的野生动物都证明了这一点。

恩里克队长现在应该已经带着布拉瓦小队开始搜索最新的失踪者了，但在他事先安排好的搜索地区，他们不会有什么收获。再过一会儿，阿尔法小队和布拉瓦小队就会被安排到斯宾塞庄园附近驻扎。然后，他会清除一切线索，为他之后的富足生活开路，到时候什么白色安布雷拉，什么“双面间谍”，还有那些无关紧要的男男女女，都下地狱去吧。他完全不在乎。

屏幕上那个感染者又摔倒了，但他仍然毫无感觉地爬起来蹒跚